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李丽莉¹, 黄梓豪¹, 张雨寒¹, 吴 枢²

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²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本文基于组织创新与知识管理理论, 采用解释性单案例研究方法, 以牛津大学为个案、MIT为有限参照, 系统剖析其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组织逻辑、知识整合机制与运行边界。研究发现, 牛津大学依托导师制、平台化与网络化架构, 构建了“问题驱动-跨界协同”的开放教育生态, 通过实体化跨学科组织、深度产学研耦合及全过程个性化培养, 实现了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的有机衔接。同时, 牛津模式面临多中心治理协调成本高、学科评价张力及资源依赖等局限。结合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特征, 本文提出应通过“国家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改革试验区”推进顶层制度创新, 构建实体化运行组织、稳定共享的资源保障体系及贯穿全程的育人机制, 以功能适配而非制度移植的路径深化我国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改革。

关键词

学科交叉, 研究生培养, 牛津大学, 经验启示

Experie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Cultivation at Oxford Un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ili Li¹, Zihao Huang¹, Yuhan Zhang¹, Shu Wu²

¹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²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ugust 19,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ies, this paper adopts an explanatory single-case study approach, with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s the primary case and MIT as a limited referenc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operational boundaries of Oxford's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Oxford, through its tutorial system and platform-based, networked architecture, has built a "problem-driven,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ve" open educational ecosystem. By leveraging entity-based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s, deep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upling, and whole-process personalized training, it achieve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commercialization. Meanwhile, the Oxford model faces limitations such as high coordination costs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tensions, and resource dependencies.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promoting top-dow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a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entity-based operational organizations, stably shared resource support systems, and whole-process educational mechanisms, so as to deepen China's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through functional adaptation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Cultiv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的知识生产模式正日益从以学科为中心、主要在学术机构内部独立进行的旧模式向以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为导向、跨学科融合、多主体协同进行的新模式转变。通过多学科知识整合,帮助学生拓展学科知识体系、形成广阔的研究视野、掌握多元的研究方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训练创新性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成长为知识跨度大、创新能力和适应性强、素质全面的复合型创新人才[1]。我国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¹明确指出,要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构建学科交叉融合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²新设了“交叉学科”独立学科门类,推动我国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进入体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然而,当前我国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仍面临学科壁垒森严、培养理念模糊、资源配置分散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破解。从全球范围来看,英国一流大学较早开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牛津大学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大学之一,其不仅依托深厚的自由教育底蕴,更通过明确的问题导向、灵活的组织架构、深入的产学研协同及强有力的资源整合,构建了一套开放创新的跨学科培养生态系统,为其在全球大学排名中长期稳居前列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以牛津大学为个案,梳理总结其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规划、具体路径和经验亮点,为我国推

¹<http://pin.cjchuanxi.edu.cn/uploads/soft/2511/1763540689354271.pdf>

²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W020220914572994461110.pdf

进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改革提供有益启示和发展建议。

2. 理论基础、文献进展与研究方法

2.1. 组织创新与知识管理的理论视角

组织创新理论强调成熟组织应在既有学科的稳定运行与跨边界探索之间保持二元平衡[2]。据此,分析重点不在于是否增设交叉机构,而在于传统院系能否在承担学位质量责任的同时,为跨学科平台提供清晰授权、资源通道与分类评价。校级平台、联合聘任和专项预算的成效,取决于其与既有院系能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竞争。

知识管理理论将学科交叉视为跨越知识边界的创造过程。Nonaka 揭示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持续转化[3], Carlile 将跨边界活动区分为知识转移、转译与转化[4]。因此,跨学科培养不能停留在课程拼接或人员并置,而应通过导师互动、团队研讨、共同项目和共享平台,推动不同术语、方法与价值标准的解释、协商与重构。

2.2. 国内研究进展与本文贡献

国内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从知识整合与学科边界讨论概念逻辑[1][5];从组织建制、治理权责与资源配置分析院系体制约束[6]-[9];从课程、导师、科研项目与评价机制探讨培养及质量保障[10][11]。对 46 所研究生院、2893 份有效样本的调查显示,交叉组织虽趋多样,但多集中于相近学科,成果仍偏重论文[12]。

现有国外案例研究多作要素归纳,对“组织授权-知识转化-培养过程”的机制解释不足,也较少区分中外治理与文化差异。本文据此构建“理念与问题-组织授权-知识跨界-培养机制-成效与边界”的分析链条,在牛津单案例框架内以 MIT 作有限参照,并结合中国学科目录、院系治理与评价文化,提出本土化路径。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解释性单案例研究,以牛津大学战略文件、培养方案及项目平台资料为基础,并以独立学术研究、英国资助机构评估和 MIT 制度文件互证,系统剖析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组织逻辑、知识整合机制与运行边界。

3.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总休架构

3.1. 核心理念:问题导向的开放教育生态

牛津大学高度重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将跨学科合作置于核心地位,明确要求领导跨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国际研究进程,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以《牛津大学战略计划(2018-2023 年)》[13]为例,该战略计划将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作为重要战略内容,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培养环境,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致力于促进多学科在前沿领域的交融,不断探索与延伸学科边界。在这一框架下,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呈现一种“问题驱动-跨界协同”模式,即以复杂、多维度且超越单一学科界限的全球性问题为导向,通过营造交叉氛围、开展跨学科研究、建设新兴学科,持续推动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决,提升学科发展水平,使交叉学科在解决社会问题与探索科技前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0]。牛津大学致力于培养具备广博知识、创新思维能力、良好综合素养与卓越领导才能的人才,塑造能够超越单一学科限制的领袖型精英[14]。该模式在组织上表现为“跨学科组织主导-学院参与”的协作机制,重视整合校内外多个学术单位、研究中心及行业伙伴[15]。这种生态通过打破三种主要边界来实现开放:首

先是学科边界开放,即根据具体问题灵活组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团队,知识在交叉融合中产生创新;其次是组织边界开放,即不仅在校内跨越院系壁垒,并且主动向产业界、研究机构及国际伙伴开放,形成产学研协同网络;最后是资源边界开放,即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在开放的协同网络中进行动态配置与共享。总而言之,牛津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生教育旨在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开放教育生态,从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的结构性创新。

3.2. 组织架构：导师制、平台化与网络化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独特优势在于导师制,旨在打造一个学术共同体,实现个性化深度培养。牛津大学在任命研究生导师时,更看重其是否达到严格的学术标准、具备足够的学术胜任力与专业素养,而非单纯依据职位、职称或身份[16]。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侧重研究督导,在研究生教学中采用以一对一督导会议的形式[17],内容更专注于指导学生开展原创性研究项目。在研究生导师指导活动中,导师需要履行的职责构成了指导行为的起点,规定了导学互动的基本目标[16]。学生与导师每周进行 1~2 小时一对一会谈或小组会谈,学生是研讨的主角,在每次会谈前研究生需要大量阅读、思考、准备问题或论文初稿,讨论本身就是评价过程,导师不直接传授知识,而是通过连续提问挑战学生的逻辑,引导学生自我修正观点,即时反馈学生的理解深度和论证逻辑[18]。导师为学生们提供持续的学术支持与个性化引导。每个学期末,学院会为每位学生撰写学习报告,以系统追踪并反馈其学习情况。一般而言,导师的核心职责在于学生的学术指导,但同时也会延伸至学术指导之外,广泛涵盖专业技能发展、职业规划等领域[16]。导师与学生的交流并不限于课堂讲授,也发生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师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深化认知,学生在自由表达与反思沉淀中实现思维跃升[19]。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平台化”与“网络化”是一套互补机制,它以校级平台和数字网络为支撑。“平台化”是指设立实体或虚拟的中心枢纽,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生态系统。例如典型校级平台——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不以学科划分,而是围绕具体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集群,其中跨学科博士培训中心聚焦于前沿交叉领域,为学生提供结构化培养方案。“网络化”则侧重于促进高效协作的数字关系网络。牛津大学建设了全校统一的内联网“OxIntranet”,旨在将各学院、学部的内部信息和资源整合到一个便捷的平台上[20],极大提升了跨部门协作的效率。牛津大学为跨学科研究生构建了强大的资源协作网络,借助顶尖研究机构相关平台,与其展开深度合作获取先进设施,并与学院里的导师制相融合,形成学术与行业智慧[15]。例如,牛津大学和埃里森理工学院建立长期战略联盟,双方围绕健康与医学、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创新四大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埃里森理工学院还额外投入 3000 万英镑,与牛津大学共同成立“人工智能基础博士培训中心”,为至少 100 名从世界各地选出的研究生提供全额奖学金[21]。牛津-柏林研究伙伴关系是牛津最大的多机构研究合作之一,与柏林大学联盟(含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夏里特医院)等机构合作[22]。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培养路径,为学生提供了先进的科研设施,提升了学生的知识结构、综合能力与实际应用水平。

3.3. 招生机制：高标准门槛与多元化背景

牛津大学的招生机制旨在构建一个兼具学术卓越性与社群多元性的学习生态,其严谨性不仅体现在全球顶尖的学术门槛上,更内生于对多元化价值的制度化追求之中。牛津大学依据不同学科特质设定高标准以筛选出最具潜力的研究者。申请者需持有顶尖荣誉学位或具有同等国际竞争力的学业表现。对于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其本科院校背景与均分是核心审核指标,顶尖院校的背景与高分是竞争激烈项目的基本前提。此外,语言能力要求极为严苛,普遍需达到雅思 7.5 或托福 110 的高分[23],与部分专业所需的量化技能构成了多维度的能力评估框架。牛津大学崇尚多元化,在研究生招生中将构

建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学习社群作为核心原则，强调顶尖的学术共同体必然由全球最聪慧且视角最多元的头脑所构成。这一点在诸如公共政策硕士等项目中得到鲜明体现，例如 2024 年该项目 156 名学生来自 61 个国家[24]，形成了一个专业背景与地域视角高度异质化的学习社群。

3.4. 师资配置：团队建设与资源共享

牛津大学通过系统化的支持和明确的文化倡导来构建高水平团队，现行的两个核心机构为“教学与学习中心”和“人事与组织发展部”，前者为全体教师提供支持，推广与牛津独特学习环境相适应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后者为所有团体设计、策划并开展个人发展研讨会、培训项目、指导与带教计划，同时为各级领导及管理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25]。牛津大学明确将“研究文化”视为卓越科研的基础，积极培育协作型“研究文化”，并在四个学术分部分别设立了研究文化协调员，建立研究人员中心和研究实践团队来提供支持。牛津大学还开发了“研究文化工具包”项目，目的是总结和分享研究文化方面的优秀实践[26]。以“经济学硕士 + 哲学博士学位课程项目”为例，师资团队依托本系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小组架构，这些小组汇聚了各子领域的核心教师与研究人员，形成支撑卓越学术的关键基础。师资通过小组机制深度参与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的培养，提供紧密的指导。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与 INET 经济建模项目、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与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之间都通过研究小组建立起紧密的合作[23]，体现了师资在连接跨学科研究中心与系内教学研究活动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此外，另一些研究小组为促进跨院系合作，通过经济史研究小组与历史学院经济史学者之间开展合作，拓展了学术网络的广度与深度。师资团队定期举办由外部讲者主讲的系列研讨会，并为学生提供汇报研究成果的平台[27]，从而营造出持续互动、充满活力的学术社群。在这一架构下，学生不仅能获得导师的专门指导，更能融入一个由多位教师共同支撑的研生态，接触多样化的学术视角与研究资源，有效保障了教学与研究的前沿性、协作性与国际竞争力。

4.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路径

4.1. 课程体系与科研训练：体系化培养

牛津大学的课程体系大多是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并与实习环节和科研训练环节相衔接与融合。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和社会史理学硕士项目是历史学院与经济系共同参与的联合培养计划，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28]。经济学硕士 + 哲学博士学位需要先完成两年的经济学硕士课程，只有成绩优异者才能进入三到四年的经济学哲学博士课程。在经济学硕士 + 哲学博士学位项目中，学生可通过大学职业办公室申请各类实习项目，受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学生还可参与英国研究理事会政策实习计划。此外，英格兰银行及其他机构常为专攻宏观经济学或金融学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短期暑期实习机会，经济学系也获亚洲开发银行认证，可为其实习项目提名候选人[23]。对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而言，为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有 25%~35%的时间是需要自主独立研究进行论文产出，该课程项目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国际发展系与经济学系举办的一些公开研讨会，还有相关领域杰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主持的讲座与研讨会[29]。经济学系建设有多个研究小组和研究中心。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研究生培训[30]，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与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也有合作，其许多小组成员与非洲经济研究中心有关，支持研究人员和学生在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其他地方进行实地研究。本学年每学期都有两个发展经济学系列研讨会[31]。应用微观经济学研究小组每周在周二下午 4 点为外部演讲者举办研讨会，还有非正式的早餐研讨会以及在休息日举办的内部演讲[32]。经济史研究小组汇聚了来自牛津各院系的学者，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与社会史研究集群之一，负责管理规模庞大的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生培养项目。研究小组还与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其他高校建立联系，旨在构建学术网络，并定期开展有关经济与社会史工作论文系列，帮助博士生的学术和职业发展[27]。

4.2. 产学研协同：校企联动与成果转化

牛津大学的产学研协同体系并非松散的合作集合，而是一个以知识创造为源头、制度化的技术转移为引擎、深度产业耦合为路径的创新生态系统。其核心在于将前沿学术研究，通过系统的校企联动机制，高效转化为具有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市场与社会的价值闭环。

产学研协同的效能首先依赖于专业化的制度设计。作为大学官方的技术转移机构，牛津大学创新中心在其中扮演着核心枢纽的角色。它构建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即通过对大学内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专业化的评估、保护、许可与商业化运作，驱动创新转化且成效显著。例如，2023~2024 年牛津大学创新中心及其合作伙伴从健康技术到清洁能源，达成了 1239 笔许可交易，并主导创建了 15 家新公司，而且为牛津公司筹集了 8.72 亿英镑的投资，实现了学术成果、产业资本与商业智慧的系统性对接[33]。

校企联动超越了简单的项目委托，向共同设定研究议程、共享人才与设施的深度耦合模式演进。牛津大学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领先机构，它推出了自主智能机器人和系统的博士培训中心，而“Aioi 研发实验室-牛津”与牛津大学合作，双方共同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聚焦自动驾驶汽车保险等前沿交叉领域，学生可以进入企业进行长达 10 周的深度实习，直面真实产业场景中的技术挑战[34]。这种嵌入式研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应用于复杂实践的平台，更使得企业的长期研发需求能够直接反哺并塑造学术探索的方向，形成了产业问题驱动学术创新、学术突破赋能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牛津大学的产学研生态具备强大的可扩展性与适应性，其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放大了协同效应。以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为代表，它作为牛津在海外设立的首个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并非简单的分支机构，而是“牛津模式”在全新产业土壤中的创造性实践。该研究院不仅将基础研究能力引入本地，更专注于技术开发与企业孵化，将牛津大学的顶尖科研成果作为转化起点，孵化出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这就是“牛津模式”本土化落地的典型标杆[35]。成立七年该研究院便已成功孵化 6 家高科技衍生公司，并吸引了 20 余家初创企业集聚，吸引社会投资近亿元，开展产学研交流合作百余项，在亚太地区成功复制并创新了牛津的产学研转化生态[36]。

4.3. 能力拓展：综合技能与职业发展

牛津大学对学生通用技能的培养，明确遵循并贯彻《牛津大学战略规划（2018-2023 年）》所确立的指导框架，通过课堂内外的多元机会，培养学生在全球化职场中所需的个人技能，并将通用技能培养嵌入到不同层次的教育活动中。博士培训中心开设为期四年的“研究与专业技能”项目，涵盖项目管理、科学写作、公众参与、教学技能、创业等，明确旨在帮助学生发展个人综合技能，提供从学术写作到面试技巧、从知识产权到创业的全方位培训，确保博士生不仅成为优秀研究者，也为学术界内外的多种职业生涯做好准备[37]。以经济学相关的跨学科项目为例，学生需要学习定量方法，该技能学习可以提升量化与数据分析能力，是进入金融、咨询、国际发展机构及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毕业生必备技能。在各种研讨会中，给予学生汇报的平台可以锻炼沟通与表达能力，也是法律、公共服务、咨询及学术职业的共同基础。经济学跨学科博士毕业生凭借其深度研究训练，多数进入学术界获得终身教职轨道或博士后职位，同时在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以及私营机构也占有重要地位[23]。硕士毕业生则展现了高度的适应性，约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学术生涯奠定基础，也有部分学生会选择先工作再深造，而更多毕业生则直接进入法律、金融、管理咨询、公共服务等传统优势行业，或入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系统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这一广泛的就业分布充分体现了该项目在培养学生严谨研究能力、政策分析技能与全球视野方面的卓越成效，使其毕业生能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及私营部门等多个层面做出贡献。

5.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经验亮点、参照比较与运行边界

5.1. 构建开放的跨学科创新生态系统

牛津大学以多层次开放生态支撑交叉培养：马丁学院等实体平台提供跨院系协作空间，使问题导向的团队合作常态化；牛津大学创新中心连接研究与成果转化，为培养注入资源并展示社会影响；学校又与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围绕海洋保护等复杂议题建立协作网络，使不同学科师生在真实问题中共同研究。组织空间、价值循环与外部网络的开放，共同构成交叉培养的制度环境。

5.2. 以问题为导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牛津大学以复杂现实问题联结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马丁学院围绕人工智能威胁检测、电池循环经济等议题组织多学科团队[38]；公共政策硕士要求学生综合经济学、法学与哲学分析复杂政策问题[39]；互联网研究所引导学生运用数据与人工智能方法研究社会政治问题。Aioi 研发实验室等校企平台还让研究生参与从技术攻关到应用转化的全过程，形成“真实问题驱动研究、研究成果服务实践”的培养闭环。

5.3. 强化资源整合与质量管理

为应对交叉研究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牛津大学通过联合聘任共享师资、组建交叉导师团队[14]，并形成战略投入、院系资助和催化基金相结合的资金体系[13][40]。同时，学校围绕“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等复合议题组织不同领域研究生协作，促进项目、设施与知识资源流动。上述制度从人力、经费和研究平台三个层面保障交叉培养的持续运行。

5.4. 注重面向未来的个性化发展

牛津大学把个性化培养贯穿招生、研究与发展环节：招生重视跨学科潜质和兴趣，实验室轮转帮助学生确定方向，多学科导师组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新型平台及产业合作则支持学生进入 AI 伦理、教育数字化等前沿领域。由此，学生能够把个人志趣与社会挑战相连接，形成定义新问题和开拓新领域的的能力。

5.5. 与 MIT 的有限参照：独特性与可比边界

MIT 为识别牛津模式提供了有限参照。其课程目录列有多类跨院系研究生学位项目[41]；对未纳入固定项目的跨系博士研究，学校允许学生提出方案并设临时委员会，同时保留注册系归属，由注册系承担学业监测、行政支持和学位质量责任[42]。MIT 由此形成以正式项目、委员会治理和主责院系接口为特征的制度化路径。牛津模式的独特性不在项目数量，而在于把学院制的小尺度共同体、持续导师互动与问题型校级平台连接起来，使深度指导和跨组织资源同时进入培养。MIT 说明交叉培养可在保留主责院系的条件下通过程序化委员会实现，牛津则体现学院 - 学部 - 平台的多层耦合。本文因此仅以 MIT 辨识牛津机制的特征、替代方案与适用边界。

5.6. 牛津模式的运行困难与局限

牛津模式首先面临多中心治理的协调成本：招生归属、导师工作量、知识产权、预算和质量责任可能分散于学院、学部、平台及资助方。其次，学科间的问题表述、证据标准和方法差异，需要经历知识转移、转译与共同转化[4]，增加磨合时间；交叉程度较高的项目在传统资助评审中还可能处于不利地位[43]，形成“鼓励交叉”与“按学科评价”的张力。

高强度导师互动也不必然带来同质化体验。Ashwin 对 28 名牛津学生的研究发现，导师课体验会随课前准备、师生角色理解和知识观而变化[44]。EPSRC 评估同样强调机会公平、长期投入和多样化支持

[45]。因此, 导师时间、资金持续性、机会分配及跨学科成果认可均是现实挑战。

产学研耦合还可能引发短期应用议程与开放发表之间的冲突。牛津的高选择性招生、雄厚资源、全球网络和学院传统构成重要前提, 难以整体复制。研究表明, 学科交叉须同步改革聘任晋升、项目评审与资源配置, 而非仅增设中心或课程[46]。因此, 牛津经验只能作功能机制借鉴。

6.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文化特征与牛津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6.1.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学科交叉发展的视角来看,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国家战略引导、学科建制主导和组织化管理特征。长期以来, 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资源配置主要依托相对稳定的学科、专业及院系组织展开, 形成了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的组织运行体系。近年来, 随着交叉学科被纳入国家学科体系, 我国高校开始通过设立交叉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机构以及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等方式推动组织结构调整, 学科交叉逐渐由自发合作走向制度化发展。交叉学科发展涉及学科文化、学科建设和学科结构等制度体系[47]。当前我国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仍是传统学科模式, 交叉学科总体质量不高, 学科交叉融合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度较低[48]。而且, 我国地方行业特色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面临学科定位不明确、组织管理制度不完善、源学科发展不均衡等现实困境[49]。在文化层面, 中国高校长期形成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发展传统, 使不同学科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 并由此强化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科身份认同。这种学科文化有利于专业知识的持续积累和学术共同体的稳定发展, 但也可能使跨学科合作受到既有学术习惯、组织边界和评价方式的影响。大学跨学科研究推进的空间视角是一种有别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的视角。跨学科研究不仅受到物质空间条件影响, 还存在精神性和社会性空间障碍, 在空间表象中以秩序为突破口, 使跨学科研究精神深入人心; 在表征性空间中以实践为切入点, 涵养跨学科研究习性[50]。此外, 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学科组织形态, 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还需要协调不同学科和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与目标。高校自设交叉学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执行、替换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等现象, 说明制度设计转化为稳定的跨学科实践仍需要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作为支撑[51]。

6.2. 牛津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在中国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下, 设立“学术特区”或利用现有学部制进行改革为牛津经验的“本土化转译”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对具备条件的高校, 可把“学术特区”界定为校内有限授权、可评估且可退出的制度试验。围绕少数复杂问题设置三至五年周期, 赋予平台招生统筹、联合聘任、课程认定、种子经费和多元评价权限, 同时守住伦理、审计、学位质量和学生权益底线。由研究生院、学部、学术委员会、行业专家和学生代表共同治理, 通过年度监测、中期及期满评估决定扩围、调整或退出, 避免挂牌永久化。学部制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组织载体, 学科交叉融合是学部制建设的核心目标与主要职能[52]。不具备新设实体机构条件的高校, 可依托学部制“小步快跑”。先从一至两个真实问题和小规模学生群体起步, 建立跨院系培养委员会、共同导师库和互认课程; 再以联合项目打通平台预约、工作量认定与经费分担, 并用学习档案和阶段成果检验知识转译; 最后根据评估决定是否扩大招生、稳定投入或实体化。该路径保留主责院系的质量责任, 把协调权适度上移, 重在实现问题导向、导师协同、资源共享和分类评价等功能。

7. 对我国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启示与建议

7.1. 牛津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对我国的启示

在理念与战略方面, 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在于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的刚性管理体系与

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柔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前我国研究生跨学科培养项目，本质上仍是基于现有学科目录的知识拼合，其出发点是“我们有什么可教”，而非“未来需要我们解决什么”，导致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活动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形成持续、主流且被制度认可的模式。牛津大学将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作为跨学科教育的起点，这种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的模式使交叉研究有明确的落脚点和持续的动力。这提示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要取得实质性突破，首先需要在战略层面树立“问题驱动”的共识，通过国家层面的引导和高校层面的顶层设计，引导资源与教学围绕国家重大现实需求和未来挑战进行配置。

在组织与治理方面，我国高校虽设立了各类交叉研究中心，但多数仍依附于传统学院，在人员、经费、话语权上处于从属地位，容易沦为“挂牌机构”。在单位制传统下，跨学科培养面临“多头领导”困境，行政管理低效、权力博弈频发，使得许多研究生跨学科中心陷入有责无权的尴尬境地，难以获得实质性资源配置与制度保障[6]。这让大多数依托于院系的研究生跨学科中心或项目，虽承担着交叉学科研究的使命，却缺乏独立的人事聘任、财务支配与培养方案制定权限。牛津模式表明，高质量跨学科的关键在于赋予学院或跨学科组织实质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有效协调多学科资源。这一经验深刻启示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要在组织层面取得突破，其核心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交叉机构的附属性，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打造拥有战略定力、资源实力与运行活力的实体化跨学科组织，构建持续孕育跨学科创新、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新型学术组织模式。

在资源与条件保障方面，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核心制约在于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由于师资、经费、设备等关键要素仍紧密附着于各个学院，许多跨学科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缺乏独立调配资源的能力，这是交叉项目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7]。部分研究生跨学科培养项目因难以获得稳定且独立的初期投入与持续支持，在资源竞争中被边缘化，或仅能作为短期项目存在，无法转化为制度化的培养能力。牛津大学通过设立校级战略引导基金、面向特定交叉领域的专项基金以及成果转化风险基金，构建了多层次互补的资金支持体系；借助联合聘任制度推动人力资源跨组织流动，并依托大型设施与数据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单位所有制，形成了一套独立、多元、灵活的资源支持网络。这启示我国要保障研究生跨学科探索的可持续性与人培养的质量，不能仅依赖项目式临时资助，而必须致力于推动资源供给端的系统性改革，关键是通过顶层设计突破资源与学科建制的刚性绑定，开辟专用资源通道，建设支持跨部门共享的基础设施，从而为交叉探索提供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在培养模式方面，我国部分现行研究生交叉培养方案存在知识涉猎泛而不深、或实质上仍受单一学科范式主导的问题，必须设计一套“贯穿全程、能力导向”的研究生培养新方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是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实现前沿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推动学科建设，更有利于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交叉学科、跨学科与多学科建设，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和挑战[11]。牛津大学的经验表明，需通过贯穿招生、课程、科研与评价的全流程制度设计，系统引导学生在应对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跨学科思维的内化与整合能力的提升。因此，我国应推动人才培养全链条的一体化改革，将以能力为核心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具体机制。

7.2. 推进我国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在国家层面，教育主管部门可遴选一批基础扎实的研究型大学，设立“国家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改革试验区”，赋予若干所大学在特定前沿交叉领域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单列、培养方案审批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其开展前瞻性探索。在高校层面，各试点大学须将交叉学科发展明确写入学校章程与中长期规划，以权威性战略文件确立其优先地位，并立足全球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明确重点交叉领域及相应的组织模式、专项预算与考核指标。与之配套，必须深

化教师评价与聘用机制改革,在职称评审中设立“交叉创新”类别,对教师在跨平台教学、指导及合作研究中的贡献予以对等认可,同时全面推行并规范“双聘”制度,确保教师在不同机构的工作都能得到合理评价与回报,从根源上破除教师参与跨学科合作的身份与激励障碍。

第二,构建实体化运行的组织体系。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大学成立直属学校管理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或类似实体机构,并赋予其独立的人员聘任额度、预算科目和一定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实质自主权,使其能够真正主导交叉学科方向的研究生选拔与培养。在治理结构上,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成员纳入校领导、学术委员会代表以及重要产业界专家,确保其战略方向紧扣国家需求及科技前沿。研究院内部应依托重大科研项目组建跨学科团队,所有进入该平台的研究原则上均需融入项目,在由多学科导师组成的团队中开展研究,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灵活动态的研究生培养单元。

第三,建设稳定共享的资源保障体系。高校应在年度预算中设立额度充足且稳定的交叉学科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平台日常运营、前瞻探索性项目以及优秀学生奖学金。同时,设立面向早期创新孵化的种子基金和吸引产业界共同投入的协同创新基金。在物理资源上,应由学校统一规划建设跨学科共享的实验平台、数据中心与创新工坊,并建立全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统一预约与智能调度机制,优先保障交叉学科项目使用需求。此外,可开发校内跨学科信息平台,集中发布课程、项目、设备及合作需求,利用智能匹配技术促进资源对接,降低交叉合作的启动成本。

第四,重塑贯穿全程的育人体系。招生选拔环节,高校应加大对于研究生跨学科背景、复杂问题分析能力及合作潜质的考察权重,并探索“先入学体验,后确定导师与方向”的弹性机制。课程体系应构建模块化结构,设立面向所有研究生的核心通修课程,聚焦研究方法、科研伦理与重大挑战导论,按前沿主题设计交叉模块课程,同时全面放开跨院系,甚至跨校课程。科研训练需建立规范的实验室或项目组轮转制度,要求学生在进入专题研究前接触不同学科环境,并全面实施多学科导师组成的联合指导小组制度。学位论文选题须源于真实跨学科项目,鼓励以团队形式合作攻关。评价与学位授予环节,应建立学术论文、实践贡献、团队协作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并积极探索在现有学位证书上增设“主修与交叉研究方向”的联合认证,以社会认可的方式体现研究生的复合型能力。

基金项目

浙江省“十四五”第二批研究生省级教学改革工程教育专项“基于学科交叉的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编号:JGCG2024199);浙江省“十四五”第二批研究生省级教学改革工程教育专项“面向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师生学术共同体科研育人机制及路径探索”(编号:JGCG2024325)。

参考文献

- [1] 王嵩迪. 打开跨学科教育的“黑箱”——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的知识整合与传递[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6): 35-42+67.
- [2] Tushman, M.L. and O'Reilly, C.A. (1996)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8**, 8-29. <https://doi.org/10.2307/41165852>
- [3] Nonaka, I. (1994)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5**, 14-37. <https://doi.org/10.1287/orsc.5.1.14>
- [4] Carlile, P.R. (2004) Transferring, Translating, and Transform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Managing Knowledge across Boundar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555-568. <https://doi.org/10.1287/orsc.1040.0094>
- [5] 郑丽娜, 韩钰, 吕莹, 等. 学科交叉融合: 概念内涵辨析与理想类型建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6, 42(3): 58-66.
- [6] 王嵩迪. 封闭与开放之间: 跨学科育人背景下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审思[J]. 大学教育科学, 2024(3): 93-100.
- [7] 孟艳, 王赫, 李萌. 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的困境与突破[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1): 31-37.
- [8] 王战军, 常琅. 规训与超越: 交叉学科建设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5): 1-9.

- [9] 刘小强. 论交叉学科组织建制的悖论和建设策略[J]. 大学与学科, 2021, 2(3): 39-45.
- [10] 崔育宝, 陈伟, 戴非凡. 交叉学科建设成效评价: 国外经验与启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4): 78-83.
- [11] 李锋亮, 周京博. 推动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 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第七届全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综述[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1): 1-7.
- [12] 朱华伟. 我国高水平大学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现状研究——基于 46 所研究生院调查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 38(3): 15-23.
- [13]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University of Oxford Strategic Plan 2018-23.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2.
- [14] 陈翠荣, 杜美玲. 英国牛津大学跨学科培养研究生的理念、路径及趋势分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39(2): 75-81.
- [15] 姜雨菲. 世界一流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启示——基于牛津大学的个案考察[C]//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终身学习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教育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5: 232-236.
- [16] 王轶玮. 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导师制度及其启示——以牛津大学为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10): 71-77.
- [17] University of Oxford,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6) Postgraduate Study. <https://www.geog.ox.ac.uk/study/graduate/index.html>
- [18] 丁艳红. [海外归来话感受]丁艳红海外教学研修体会[EB/OL]. <https://ctld.nwafu.edu.cn/pub/jxfzxx/xwzx/B/3a7dc390cae94c2db915b47a88b88a60.htm>, 2026-01-28.
- [19] 谷腾飞, 张端鸿. 英国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牛津大学为例[J]. 中国高校科技, 2021(9): 51-56.
- [20]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5) Building Our First Oxford—Wide Intranet. <https://staff.admin.ox.ac.uk/article/building-our-first-oxford-wide-intranet>
- [21]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4)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Ellis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oin Forces in a Transformative Strategic Alliance. <https://www.ox.ac.uk/news/2024-12-03-university-oxford-and-ellison-institute-technology-join-forces-transformative>
- [22] Betts, A. (2024) The Oxford-Berlin Research Partnership. <https://staff.web.ox.ac.uk/article/the-oxford-berlin-research-partnership>
- [23]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5) MPhil + DPhil in Economics. <https://www.ox.ac.uk/admissions/graduate/courses/mphil-dphil-economics>
- [24] University of Oxford,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2024) 2024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Students Hail from a Record 61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79% of Places Fully Funded. <https://www.bsg.ox.ac.uk/news/2024-master-public-policy-students-hail-record-61-different-countries-79-places-fully-funded>
- [25] University of Oxford, Medical Sciences Division (2026)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https://www.medsci.ox.ac.uk/for-staff/resources/athena-swan/links/support-and-development?11463e18-03e5-11ef-abac-0aeeb54c61d4>
- [26]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4) What Is Research Culture and What Are We Doing about It. <https://staff.web.ox.ac.uk/article/what-is-research-culture-and-what-are-we-doing-about-it>
- [27]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6) Economic History. <https://www.economics.ox.ac.uk/economic-history-0>
- [28]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5) MSc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https://www.ox.ac.uk/admissions/graduate/courses/msc-economic-and-social-history>
- [29]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6) MSc in Economics for Development. <https://www.ox.ac.uk/admissions/graduate/courses/msc-economics-development>
- [30] 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2026) About Us. <https://www.csae.ox.ac.uk/about>
- [31]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6) Development Economics. <https://www.economics.ox.ac.uk/development-economics-0>
- [32]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6) Applied Microeconomics. <https://www.economics.ox.ac.uk/applied-microeconomics-0>
- [33]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4) 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s 2024 Impact Report Showcases a Year of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https://www.ox.ac.uk/news/2024-11-15-oxford-university-innovations-2024-impact-report-showcases-year-transformative>
- [34]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2024) University of Oxford Partners with Aioi R&D Lab-

- Oxford to Suppor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I Experts in Tackling Real-World Challenges.
<https://eng.ox.ac.uk/news/oxford-partnership-to-support-the-next-generation-of-ai-experts-in-tackling-real-world-challenges>
- [35] 苏州工业园区发布. 慧聚园区|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 走出技术落地新路径[EB/O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32068087?sdkver=e06426d6&clientprefetch=1, 2026-01-20.
- [36] 七年耕耘, 创领未来! 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成立七周年[EB/OL].
<https://www.sipac.gov.cn/szgyyq/dthg202511/202511/a487956fc53f445bb15b4d933f635522.shtml>, 2026-01-20.
- [37]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6)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s://sabsr3.web.ox.ac.uk/career-development-programme-0>
- [38] Oxford Martin School (2024) Circular Battery Economies.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circular-battery-economies>
- [39]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2025) Five Reasons to Study Public Policy at Oxford.
<https://www.bsg.ox.ac.uk/blog/five-reasons-study-public-policy-oxford>
- [40] TORCH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Fund Trinity Term (2025).
<http://fundit.fr/en/calls/torch-international-engagement-fund-trinity-term>
- [4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6)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Programs.
<https://catalog.mit.edu/interdisciplinary/graduate-programs/>
- [42] MIT Office of Graduate Education (2026) Interdisciplinary Degree Paths.
<https://oge.mit.edu/gpp/advanced-degrees/interdisciplinary-degree-paths/>
- [43] Bromham, L., Dinnage, R. and Hua, X. (2016)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Consistently Lower Funding Success. *Nature*, **534**, 684-687.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8315>
- [44] Ashwin, P. (2005) Variation in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the "Oxford Tutorial". *Higher Education*, **50**, 631-644.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04-6369-6>
- [45]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2021) Review of EPSRC-Funded Doctoral Education.
<https://www.ukri.org/publications/review-of-epsrc-funded-doctoral-education/>
- [46]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5)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47] 张茂聪, 窦新宇. 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构建: 生成逻辑、功能界定与维度设计[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1): 22-34.
- [48] 徐 林.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逻辑脉络、关键挑战与实现策略[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1): 35-46.
- [49] 许慧霞. 地方行业特色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1): 64-70.
- [50] 刘志忠. 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空间障碍及其突破[J]. 江苏高教, 2024(1): 64-71.
- [51] 李鹏虎, 王传毅. 委托代理理论视域下高校自设交叉学科政策执行研究: 偏差、成因及治理机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 45(2): 126-134.
- [52] 吴洪富, 关胜男. 以学部制赋能学科交叉融合: 现实图景、问题审思与因应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6, 44(2): 51-58.